

荷塘清风
◎吴有涛

夏日拾趣

◎张士达

风偷懒
天闷热
云缝间偶尔露出吝啬的阳光
无声无息地抵达树梢

多少显得有些单薄
地面的狗尾巴草无精打采
红豆杉上两只蝉没有声嘶力竭
也象征性地轻轻致几句欢

迎词
便不再吟唱,往日的风采无影无踪
也许蝉儿发泄对天气的不满

石港老街

◎刘伯毅

在南通,说到古镇,离不开石港。而在石港,怀古思远,应当说老街是一个好去处。

石港的老街已拆去了许多,现存老街在那棵历经沧桑的银杏树旁。一走进老街,便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,老街或弯弯曲曲直通幽寂之处;或笔直延伸下去,一眼望不到尽头;或街中有巷,巷中套巷,街巷相通而又各异。老街两旁的一些老屋还保留着抽拉式木板门,这早年曾是店铺的标志,俗称门板。每天清晨,店铺开张,伙计们将门板一块一块地抽出,敞开店门迎客,这就标志着一天的生意开始了。走进这样的老街,好像走进了一条历史隧道,时间仿佛也凝滞了。

街外车水马龙,街内清闲安逸,巷陌深深,杨柳依依,白鸽扑扇着翅膀,立在屋脊上。妇女们在井台边淘米洗菜,拉着家常。老街的人家多以粉墙青瓦的四合院出现,院内植花养鸟,红花绿叶,屋堂色彩凝重,古色古香。透过一些院门和墙上的砖窗,有时看到几个老人正手捧茶壶,在大树下默默弈棋、观棋,老街深处,偶尔会传来几声有板有眼的京剧唱腔,有时还会遇到几个穿戏服的人,让人产生错觉,仿佛看到了古人。

走在石港老街,我内心怀着敬意。走进十多户人家,几乎家家都有天井、有庭院、有盆景,盆景也上档次,有黄杨、雀舌,且整理得错落有致。正因为有了家家都喜爱盆景的平台,才诞生了同样住在石港老街的时兆先先生这样闻名全国的盆景高手,他的盆景照片时常刊登于国内一流盆景杂志的封面,屡获大奖,台湾香港盆景界对时兆先非常尊敬,常

有人上门讨教或购买,时兆先身边也聚集了许多喜欢盆景的人。

在老街民居内,会看到有些人人家挂着鲜艳的京剧戏服或京剧乐器,石港有听戏、唱戏的传统,办过十多次石港戏剧节,邀请国内一流大腕来石港献演,大腕也把石港当作“知音”。在京剧名票友孙亚东先生的老宅里,就看到一幅大型红漆“松鹤山水画”,是他翻建老宅时,上海京剧院艾世菊、李炳淑、李丽芳等名家所赠。艾世菊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,李炳淑曾主演《龙江颂》里女主角江水英,李丽芳曾主演《海港》里女主角方海珍,都是京剧界最顶尖人物。他们和石港有频繁接触,渊源很深,曾在石港演出几十场,20世纪70年代京剧红火时,每年都来,也在石港拥有了许多朋友和戏迷。现在石港老街最热闹的去处就是社区里的京剧舞台,还常有扬州、泰州等外地的京剧票友交流联欢。

尽管许多老街已难再有昔日繁华,但石港有的老街仍旧老树生花,商意盎然。大名鼎鼎的石港“新中”乳腐门市部坐落在老街内,“新中乳腐”是国家食品类金奖产品,是响当当的“中华老字号”。石港还有许多小吃很有名,如蜜糕、松子糕等,选材考究,价廉物美。石港至今还有许多小作坊就扎根在老街上,他们本分经商,拥有不少固定顾客,也让老街焕发生机。

石港作为一个镇,一头连接着城市,有着城市的时尚繁华,一头连着乡村,又有着乡村的朴素自然,但石港更像一个文明种子,哺育影响了一代代人。千百年来,石港老街名流辈出,光清朝道

光年间,就有陈仕曾和沙思祖两位进士,沙思祖还是李鸿章中举时的主考官,是李鸿章尊重感恩的人。唐宋元明清,历史在这里一页页翻过,人儿从这里一代代走过,文天祥等名人也曾在石港留下许多诗篇。而石港老街却依然故我,潇洒超脱于岁月之外,从容淡泊于生活之中,把沧桑悄悄累积在心头。

石港何以如此迷人呢?我认为,主要得益于三次机会。一次是唐朝,人们在开沙建港时,在泥沙中挖出一方石碣,上有“凤凰所栖,乃是宝地;石港新开,幸福万代”的吉祥偈语,居然让唐太宗李世民政动了心,想亲临石港巡视,派大将尉迟恭之子尉迟宝林到石港建了一座行宫,以便驻跸使用,皇帝要来,自然带动了商业、交通的发达。一次是明正德年间,两淮盐运分司由南通城移驻石港,管辖北至如东丰利,南至吕四所有的盐场。还有一次是清朝,在扬州设了两淮运盐使,下设三个分司署,南片通州分司署衙门设在石港。分司署的官员和南通城里的官员平级,分司署衙门共有房屋五十七间,一进七堂,威风凛凛,分司署每夜有更夫敲更,每逢初一、十五至寺庙敬香,并设仪式,鸣锣开道,后面跟着一批有头有面以及看热闹的市民,石港自然成了这个区域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,也有了深宅大院,轿夫丫环,伶人盆景,精致菜肴,甚至七十二座半寺庙。

石港可说可道之处真是太多了,它的魅力更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道清,我们应当常去拜访石港,叩访老街,去触摸和感受先人留给我们的历史和遗存。

抽水抗旱记

◎陆遥

玉兰
一瓣

台风“格美”离境后,高温卷土重来,气温直逼40度。连续半月如火烧般的滚滚热浪,对农作物造成严重伤害。目之所及,我家昔日一片翠绿、黑得流油的玉米、黄豆、花生等农作物,叶片焦黄,蔫头耷脑。不仅如此,就连种的瓜茄菜薯也日渐枯黄。面对日趋严重的旱情,退休在家,做小孙女专职保姆的妻子忧心忡忡。虽然人类在大自然面前,显得脆弱和渺小;虽然气势汹汹的高温猛兽般吞噬着田野上的作物,但人类总在绝境面前,竭尽全力,奋力一搏。

趁着小孙女早晚熟睡的工夫,妻子像其他农人一样,打响了一场抗旱保田禾的战争。抗旱之初,妻子早晚用两只只能装数十斤水的塑料桶,到河里拎水后,浇在庄稼地里和菜园子里。别看她年近花甲,但干起活来,依然生龙活虎。尽管每次都给农作物和菜地浇个遍,但杯水车薪,旱情并未缓解,这几天,就连硕大的芋头叶片也呈火烧般蔓延。情急之中,看到人家用水泵早晚抽水抗旱的妻子,当即从店里买回了一台小水泵和50米水管,做好抗旱持久战的准备。

农村人起得早,天还未放亮,一袭旧衣,脚穿雨靴的妻子麻利地从车库推出电动车,来到路边,再从杂物间找出一只塑料箩筐放到水边,将小水泵放在箩筐里,这样可防杂质渗入,然后将水管套在水泵的出水处,用抱箍抱紧,将水管另一头拉至自家田的最远处。准备妥当后,她将水泵的插头插入电瓶车坐垫下的插口。随着一阵“咕嘟咕嘟”声响,河水从水管中涌出。冲至水管尽头的妻子像一名上了火场的消防员,抓起水管向农作物喷洒。

久旱逢甘霖。从天而降的大水喷向田边地头,干裂的土壤就像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张开嘴巴,迎接着一场旷世盛宴和饕餮大餐。与此同时,被水喷至的作物叶片发出酷似婴儿吮吸着香甜母乳时的“咕咚咕咚”声。时间不长,水喷之处的庄稼湿漉漉的,河水再顺着作物的茎干流至地上,水汪汪一片。这时候,妻子迅速把水管移至未浇的地方,重复着刚才的动作。

早上6时,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从东方升起,发出灼人热浪。豆大的汗珠从妻子戴着的斗笠里滚落而下。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,沟边的农作物、水果树,路两侧的瓜茄菜薯地,都被浇上了一场大水。

房前抗旱已完成,口渴难耐浑身湿透的妻子关掉电源,回家喝了一大碗凉白开。擦了把汗,顾不上小憩的她又返回河边,将水泵拎上,把水管缩起,然后放到电瓶车上,将战场又移到屋后的大田里。又见她娴熟地在另一条小河上支好水泵,拉好水管后,再次启动电源。须臾,冲天的水柱就像一条出水的蛟龙,那优美的身姿弧形般从空中划过,白花花的河水,喷向玉米、花生、黄豆、赤豆等农作物。就连我家西侧小果园里的桃树、梨树、柚树、樱桃树等果树也被浇了个通透。

烈日炎炎似火烧,长龙吸水把田浇。邻居老陆、老张也正汗流浹背地挥动着水管,在大田里浇水抗旱。水泵发出的“呜呜”声和“哗哗”的浇水声交织在一起,演奏了一曲抗旱保田禾的优美乐章。